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第三十三回 斬千戶雙賺鵲橋仙 劉大娘三犯江兒水

那女子解下頸中鸞帶便向聶元頸中套來，靳仁也是抖倒在地。虧得魏道膽子還大，猛喝一聲，仗手中寶劍，劈頭劈面砍去，那女鬼才舍了聶元，一陣旋風旋至窗外去了。魏道定一定心，扶起靳仁，喊醒聶元，急急的退了神將，化了紙錢，散卻壇場，幫扶別處坐臥。大家定了一回，吃了些湯水，回過氣來。魏道自言自語，猜疑不定，說道：「貧道自學這術，百召百靈，怎今日竟召不動這璇姑，反弄出許多異事？奇怪極了！」靳仁道：「璇姑生魂不召，反召出弔死鬼來。聶兄平日極會說硬話的，兼有五雷天心正法，怎比小弟更自害怕？」聶元道：「公子不認他還不打緊，小道認得他的，怎不害怕？」說到那裡，便把臉脹紅了。靳仁道：「聶兄認得他是何人？」聶元道：「此連君之妾，鳳姨也。曾至丹房拜禮呂祖，以此認識。」靳仁沉吟道：「吾師奉教行法，符師敢於抗違，此是何故？」少陽道：「此教因攝女魂，故所差符使皆屬女魂，倩女離魂，王夫人魂，現故為教中符使。貴而楊太真、張麗華，賤而薛濤、長安女兒輩，凡以魂會過生人者亦皆得為符使。這些女子，一味嬌癡，不比神將恪守功令。那掌教夫人又是極憐惜這班女魂的，貧道既奉他教，也只得從寬發放，以致驕蹇難御。但這璇姑以帝妃勢力尚不能攝致其魂，恐難唾手得之耳。」靳仁變色道：「我們將來還要驚天動地做出一番事業，若一介貧娃尚不能致，豈不使英雄解體？吾師不必過慮，我當探囊取之。」少陽忙改口道：「以公子之神武，難以常情而論，貧道失言極矣！」當夜不歡而散。次日靳仁傳齊心腹，令其各出奇計。有說該令海島中兵將去劫搶的，有說該用法華庵尼姑去誘騙的，有說叫紅巾力士去昇負的，有說該請大法王或大真人去幻化的；只有靳仁第一親信之人，名喚單謀，卻拱手靜聽，默無一言。靳仁喝退眾人，獨留單謀，問道：「眾人紛紛獻策，吾兄足智多謀，何獨默然？必有奇計，望即賜教！」單謀道：「眾人之論，非勞師動眾，即曠日持久。至此等小事，而上瀆法王真人，真割雞而用牛刀也。依著門下管見。只消費一張紙兒。在兩日以內，包管送進府中，聽憑發落。」靳仁大喜請教，單謀附耳說了幾句。靳仁拊掌稱善道：「比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之計也。」連忙吩咐家人行事去了。這裡靳仁自與聶元抓空搗鬼，攝召璇姑，那邊璇姑卻與石氏心安睡穩，惡夢也不曾做一個。

直到這日午飯以後，忽聽門外人聲鼎沸，宅內鑼聲震天，不知何事，只見一個丫鬟提著一壺茶撩在桌上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後面柴房裡失了火了！」這丫鬟話沒說完，飛跑而去。璇姑推窗看時，果見後面遠處火光直舉，與石氏相顧失色。聽著大巷裡住房女人都亂跑進去看火，張媽道：「我老兒身子不好，也趕進去則甚？又拿不動火鉤，發不動火銃。離著遠哩，料想還燒不到這裡來。」璇姑道：「就燒不到這裡，也怕裡面人受累。阿呀，這火勢一發大了！」正在著急，猛然擁進五個差人，手裡提著鐵鍊，揚一揚牌票，便把石氏、璇姑劈頭套鎖，口稱：「奉錢塘縣捕批，拿捉盜犯劉大家屬。」拖著就走。石氏與璇姑如青天忽降霹靂，極大聲叫屈。張媽走過來，也在那邊屋裡叫喊。那差人吆喝道：「劉大做了江洋大盜，現來在縣裡，老爺坐在堂上，立等家屬去收監。你這老婆子想是窩家，停會就來拿你哩！」一頭說一頭把石氏、璇姑拖出牆門，推入兩乘轎內，吩咐抬到錢塘縣去。那轎夫答應一聲，抬上肩，如飛而走。璇姑在轎中，一會驚魂略定，暗想：哥哥豈為盜之人，必係仇家陷害。我到官去，當以死爭，不可徒然慌急，致官府反道情虛。又想到：連府牆門，就要拿人也該通知公子，怎絕無人阻攔？哦，是了，後邊失火，大巷裡人尚且都去看救，門上人自必走空，所以容他直入。忽又轉過念頭來道：怎失火、拿人，如此湊巧？莫非是奸人設謀？正想了，抬起頭來，只見已到荒野之地，失驚道：「錢塘縣衙門自在城裡，怎抬到這等地方來？其為奸人設計搶劫無疑，惟有一死而已的了！」

不一會抬到河邊，只見一隻船上許多水手七手八腳在那裡打撈，一乘空轎歇在岸上，那兩個轎夫道：「不要放出轎來，一個已是跳了河了。」璇姑安心就死，明知石氏投水，卻不甚苦，正待解帶自縊，早有兩個粗蠢僕婦，向轎中一人拉著一條臂膊，扶扯上船。璇姑也要投河，卻被兩婦夾住，如銅牆鐵壁一般，休想掙動分毫，只得任他推入船艙，心裡方才酸痛。石氏上船時，也有僕婦來攙扶，卻未防備被石氏走上船頭，便聳身往河中一跳，船上人拉救不及。水流勢急，一直余出江口，被浪一湧，便直湧入江岸蘆葦之中。石氏一手拉住了幾根蘆葦，死力往岸邊爬去，爬了數十步，站得住腳，吐出些清水。喘息了一會，天已漸黑，忽然想起：我丈夫雖不為盜，出門半載，音信杳然，死生未卜。我一個孤身女子，在此荒郊，何所投奔？縱然逃出性命，遇著了不良之人，強行奸辱，豈不污了名節？到那時尋死便是遲了。因立起身來就往江中走去，卻又想起夫妻恩愛、姑嫂情分，難捨難分起來。嗚嗚咽咽，哭有兩個更次，哭住了，細細打算，除死之外，更無別法，正想復掙起來，猛被一陣冷風，把渾身浸透的濕氣直逼進去，心坎中忽地一冰，竟冰死了去。死去多時，又被一陣風提將轉來，此時奇冷愈不可當，渾身一抖，抖得四肢百骸寸寸節節都有聲響，滿口牙齒捉對兒廝打，更是打不上來，牽得上下牙齦一片的強痛。石氏大哭一聲，發狠的掙將起來，望著江中沒命的亂跌下去，浪頭一裹，仍裹入江去了。

石氏在江裏來裹去，不知裹有多少路兒，忽被一個急浪平空顛起，直冒到一隻船頭邊來。那船上水手正拿著挽篙料理來船，瞥見江中冒起甚物，隨手將篙一挽，卻挽住了石氏腰間帶子，拖出水面，見是女屍，啐了一口唾沫，就要灑放下去，頭艙一個客人看得仔細，連忙喝住道：「救人一命！這女人莫非可救？你且拉上船來看個明白，我自賞你。」那水手便用力一提，提上船頭，見是一個美貌女子，面色如生，未經白脹，說道：「像是初下水的，不知可救得活。」那客人看著四艙內道姑說道：「你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出來救這女人一救。」道姑瞪著眼兒，聽那客人說到「如救得活，我出香金一兩；救不活，也出三錢」，便一齊跑了出來。那客人教他把石氏身軀覆轉，雙手從腰窩間提起，把頭倒撞下去，一會子就吐出許多清水。三個道姑雖是幫著用力，已提不動。那客人連忙撥出一張小凳，教把石氏俯眠在上。卡了一會，又吐出好些清水，石氏便回過氣來，叫一聲：「淹死我也！」那客人大喜道：「好了，活了！女師父們，快扶進去，替他解脫衣襟，就著你們的鋪蓋裹著他，便不妨事了。」道姑歡喜答應，扛扶進去。那客人隨身一個童兒拿出些醬姜、佛手，遞與道姑，又向水手說：「方才我打的燒酒快倒一杯給這女人吃。」一面在稍馬中，取出五百文錢賞了水手，一面打開銀包稱了一兩銀子送與道姑，另外又拈半截銀子給道姑作盤纏，令其領回，問明根腳，交付親人，再三叮囑。那道姑、水手感謝自不消說，合船人也都歌功頌德，贊歎不絕。

石氏裹在被中；略有暖氣，又被燒酒一衝，頓覺週身活絡起來。道姑又把醬姜、佛手接連遞給石氏嚼嚥下去，肚中一陣響動，氣血更是和活，剛得睜開眼來，船已到岸。眾客手忙腳亂，紛紛上岸，獨剩下石氏合三個道姑，船家道：「通幽師父，這大娘沒衣服替換，快些叫乘轎子，原裹著這被兒去罷。」道姑道：「我們盤纏用多了，那有轎錢替他打發？」那打撈的水手瞪著眼道：「那相公的一兩頭呢？另外那半截敢有二兩多銀子，夠這大娘吃半年哩！親人來訪，還有謝儀，這七八文轎錢就不肯出？真個出家人慈悲為本，那位相公說的不錯！」那道姑脹紅了臉，無言可答，只得叫了一乘轎子。石氏方知船中有人出銀搭救。

到了庵門首，道姑連忙進去拿出一件衲襖，一條布裙。石氏在轎中穿好，挽一挽頭髮，走出轎來，見門額上大書「滴露宮」三字，進到大殿，卻是供著觀音、真武、三官神像。石氏不及禮拜，隨著道姑轉過側首一層，來到廚下，走進一個小道姑，遞過鑰匙，同進房去。道姑讓石氏坐下，自去神前點香禮拜。石氏看那房時，收拾得甚是精雅，床鋪亦且潔淨，香爐茶具，簫笛牙牌等類，擺設完全，仕女花鳥，山水真草等字，糊掛齊整，暗想：這等鋪排，豈是苦行焚修之人？輪轉一會，就是跟隨在船的老姑，撥進飯來，那兩個道姑便來陪侍。石氏一面拜謝他救命之恩，一面問他法號。那年長些答道：「貧道今年三十二歲，法名通幽。這是師弟，今年二十三歲，法名通微。請問護法姓氏，尊居何處，因何事投江？」石氏不敢實說，含糊道：「奴家姓朱，住在江西，是同夫在船失足落水的。」

道姑也不再問，吃完了飯，叫老道姑爬了一爐灰火給石氏烘烤鞋腳。石氏摸那褲時，已經烘乾了，因把灰裙撩好，一面烤烘鞋腳，一面問那通幽道：「船中有一位相公出銀相救，姑姑可知他姓名住處？」通幽道：「那位相公姓匡，是吳江人，在江西遊了滕

子閣回來的。」石氏跌足失聲道：「這卻當面錯過了。」通幽道：「你莫非認得他？怎這相公又不認得你？」石氏道：「倒是不認得他，他的好友姓文的卻與我是親戚，正要去投奔他，豈非當面錯過了。」那通幽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那匡相公還要游湖，正要擔擱哩！」把嘴向通微一嗽道：「他不是與那老客人說的，要寓在哈仔地方，一時怎記不起來？通微道：「他說要寓在淨慈寺，你又忘記了。」通幽拍手歡喜道：「不差，是淨慈寺。」石氏也喜道：「姑姑可有甚熟人去尋一尋，奴家有事央及這匡相公哩。」通幽道：「尋是不難，只怕尋了來，你又說得不頂真，他不認起來，卻教我討這老沒趣。你可知那匡相公有多少年紀，何等身材，有鬍子沒鬍子，是光臉是麻子呢？」石氏道：「這也是要慮的。莫非不是這匡相公？那匡相公年紀、身材、面貌，奴家都不知道。是那姓文的曾說是他的好友，為人仗義疏財，最愛尋山問水。奴家因姑姑說道匡相公去游滕王閣，又出銀救我，故疑心是他。如今只要去問，若是文素臣相公的好友，就同了他來；若不是也就罷了。」通幽歡喜道：「這便是了，我替你央起人來看，卻不要性急，他左右要在湖上擔擱哩！」是夜，通幽與石氏同宿。石氏聞著那床上一種香氣，又見通幽、通微都有幾分姿色，且體態妖嬈，風情流動，心裡懷著鬼胎，巴不得匡生到來，打算跳出火坑。

直等了兩三日，才有人去尋，又說是正值匡生出遊未遇。日間常有閒人窺探，深更時聞男人笑語，石氏晝夜提防，非常焦急。等了兩日，一發說是往靈隱、天竺一帶去了。直至十日以後，通微方才領了一個人進來，生得白白淨淨，穿著一身華麗衣服，向石氏深深一揖，定睛細看。石氏脹紅了臉，回了一禮，問通微道：「這就是在船上出銀撈救奴家的吳江匡相公嗎？」通微道：「怎麼不是？貧道承他厚賜，還感謝不盡哩。」那人道：「小生本性揮金如土，這些小事何足掛齒？」石氏慌忙拜謝。那人回禮，起來盤問道：「據這女師父說，小娘子與文澈友是親戚，小生因未與小娘子謀面，卻未能輕信，請問澈友叫甚名字，多少年紀，住在吳江什麼地方，與小娘子是何親戚，什麼稱呼？說得對針，小娘子或有緩急，都在小生身上！」石氏道：「文相公的名字一時忘記，住在吳江城裡也不知是甚地名，今年二十四歲，奴家的姑娘許他為妾，所以說是親戚。」那人沉吟著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我好友文素臣之親了，只是他的名字、住處，怎都不知道。素臣兄是幾時在江西討妾，這小娘子也不像江西聲口。」因問石氏道：「且請問小娘子，我澈友家中還有何人，他如今現在何處，所娶之妾實係何名、何姓，住居何處？說得的確，小生方敢招認。」石氏道：「奴家丈夫實係姓劉，妾小名喚璇姑，原先住過湖邊。文相公原是在湖上定親的。文相公家中現有老母、正妻。奴家豈肯冒認的呢！」那人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便是了。那女師父說是江西人，我就疑心起來了。這文素臣是我至交，小娘子如今還是要小生送到湖邊上去，還是竟到吳江文澈友家中去？」石氏沉吟道：「奴家如今已不住在湖上，這是不消說了；但說送奴家到吳江，也有不便。只求索寄一信，約文相公到這庵中，便感激不盡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娘子原來不能相信，小生也還要在湖上遊賞，我寫一信，打發一個老人家。再在這裡僱一個養娘，伏侍小娘子到吳江，這就可以放心了。」石氏巴不得脫離此庵，又見這生佈置盡善，感激異常，倒身下拜道：「如此足感相公盛德，奴家頂祝不盡。」那人還禮起來叫道：「你進來見過這位大娘，明日就領著養娘到這裡來罷。」石氏抬頭，見門縫邊答應一聲，走進一個老人家來，看了石氏一眼，便自低頭，並足而立。那人立起身來囑咐石氏道：「盤纏行李都替你辦備，你不用費心，明日飯時就著家人來，送你到吳江便了。」石氏千辭萬謝，那老人也跟著出去了。

到了次日早飯以後，那老人領著個四十餘歲的女人，說是僱的養娘，石氏看去，甚是伶俐。那女人把石氏估看了一會，那老人就去叫了一乘轎來。石氏謝了通幽、通微並老道姑，到殿上拜別神聖，歡天喜地，上轎而去。因有男女二人跟著步行，這轎夫就不能趕路，直至日落方到關口，下了一隻吳江船，連夜開去。那老人家自在八尺內歇宿，石氏自同養娘在船，甚是適意。走了兩日，石氏暗忖，關上到吳江不滿三百里，丈夫常說，好風只一日夜就到，怎還不見到來？到了次日早晨，開了一扇弔關，偷看岸上，只見一帶市集甚是熱鬧，搖至盡處，見一座營房，粉額大書「望亭」二字，這邊寫著「下至蘇州府閶門五十里」。那邊寫著「上至無錫縣錫山驛四十里」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怎麼要過蘇州無錫起來？」連忙叫那老人家進來盤問，那老人道：「誰是匡相公家人？對你實說了罷，我是揚州教坊。」指著那養娘道：「他就是我家的媽媽。那一個假姓匡的，說你是來生沒影兒的娘，滴露宮道姑在水裡撈起來，原要賣下水去的，我媽媽用了八十兩銀子討你回去接客，要你到吳江去做甚？」石氏被他這幾句話嚇得目瞪口呆，暗想：若一驚慌哭喊，他們便要疑防。反自淡淡的說道：「就要賣我下水，也該說明，怎瞞得人鐵桶？」那烏龜歡喜道：「這都是那道姑不是。也是你的造化，投著咱們這一分忠厚人家！」那虔婆道：「你有這姿色，到我家中學會了些歌唱，怕不名重一時？到那時來往都是些王孫公子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你還感激那道姑不盡哩！」石氏聽了如萬箭攢心，只得假作歡顏，想要乘個空兒投河自盡，那知烏龜、鴛鴦是世上第一等精靈不過的東西，鑿貌辨色，早已猜透了九分，晝夜防閒，休想有一毫空縫。石氏暗算：且到起船之時，也似前番一樣，乘其不備便了。

隔了幾日，已到揚州，龜子跳起身，老鴛開了艙門，扶著石氏上來。石氏一看，見這船直歇在水牆門下，門內跑出許多粉頭，上船迎接，石氏急要轉身，左手卻被老鴛一把扯定，右邊又緊緊的幫著那個烏龜，無隙可乘，早被那些粉頭攙的攙、扶的扶，擁入牆門去了。一進了門，那老鴛坐了中堂，眾粉頭鋪下紅氈，簇擁著石氏行禮。石氏此時一腔冤憤只得發洩出來，大罵無休，痛哭不止。老鴛冷笑了一聲，吩咐剝脫衣裙，拿過馬鞭，一上手抽有一二百鞭子，道：「先給你下馬威兒！你拿老娘當著甚麼人哩！」那知石氏在江邊浪裡凍傷餓損，氣竭神疲，此時正待發作，又湊著這頓毒打，傷重病發，臥床不起。老鴛延醫診治，都說是九死一生。直醫到歲底才有起色，令粉頭百般哄勸，石氏總不發一言。

挨到二月初間，再行拷逼，拷過復勸，勸過復拷，約摸拷過了十數回，下半身已是寸節寸傷，石氏安心就死，終無一言。老鴛愁悶，終朝歎氣，一日向石氏哀告道：「我家許多女兒，就是三二十兩銀子討來的，每日也有一兩五錢的進帳；你是費了我八十兩元絲銀子的，全靠你養家活口哩。你不知道我們門戶人家的苦處，上面要答應官府，下面要派辦差搖，衙門裡書房差役，街坊上總甲排年，合那些空神泥鬼、搨鷹放鴿的人，那一個不要來分使幾個錢兒，就是蔑客、架兒，每年間也要陪些茶酒潤潤他的喉管。轉眼端陽佳節，道士來送朱符，閩漢來插蒲榴艾葉，那一件不是銀錢？我因家中沒有出色的女兒，賺不起大主錢財，故此遠至杭州，拚著大本錢，討你回來做棵搖錢樹兒。如今添了人口，費了本錢，五六個月來了，沒得你分毫進益，每日倒貼你藥錢、炭錢、郎中的轎錢、謝儀錢，弄得我倉中無米、灶下無柴，店帳家家掛到，嫖客漸漸怕來，眾女兒衣服首飾堪堪當盡，再歇幾天，只好打入孤老院去了，誰來嫖你？灶君皇帝一日早晚兩堂追比，那開門七件事兒誰肯放鬆一點，你叫我怎生挨得？我這一家性命生生的都要斷送在你手裡，可不傷心死也！」老鴛說到苦處，竟認真號哭起來。石氏方才開口說道：「我是好人家兒女，豈肯做這污辱之事。你若償還身價，只須送我到吳江，尋著文素臣相公，這銀子自有著落。若恨我費掉你的銀錢，這也是前世孽帳，惟命一條，隨你處置的了！」說罷也痛哭不已。老鴛無奈，只得再令眾粉頭環繞哭跪，百般哀勸，石氏誓死不從，又打了幾頓毒棒。石氏甘心受苦，絕不回心，老鴛只得又緩了下去。

到了五月裡邊，忽然一個粉頭通信與石氏道：「娘因勸你不轉，只得打發人往吳江請文素臣相公，問你有甚信物帶去，方不費口。」石氏好不歡喜，答道：「信物是沒有，只消說是劉大郎的妻子石氏，是劉璇姑的嫡親嫂子，先前住在西湖昭慶寺後，開過糕餅店，文相公曾在我家住過幾日，還寄一部算書來給璇姑看的。這便是的確憑信。」粉頭去了一會，走來說：「人是起身去了，不知那文相公可有一捧銀子哩？」石氏忙問要多少銀子，粉頭道：「娘是還想要多，姊妹們勸說，才只得討得一百兩整數。」石氏暗忖：文相公相與極多，想還易措。等了十餘日，杳無音信，又疑惑起來，問那粉頭：「係前日所言莫非謊我，怎這許多時絕無消息？」粉頭道：「我謊你則甚，娘不是在那裡心焦哩？」石氏因留心察看老鴛顏色，真個像有心事，又常叫粉頭們說時辰，起那大安流連的小六王課兒，卜問行人，石氏愈加信了；但怕素臣不在家中，又甚憂慮。

一日早起，見一個粉頭拿著一張紙兒向石氏一揚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恭喜，文相公就到了。」石氏認是素臣的回字，忙招到房中，取過一看，卻是一張課帖，上寫著「六月初十日占行人」，中間點著卦爻，後面批著道：「白虎文書爻動，行人已在路上，巳午兩日必到。」石氏輪算，就在明日了，問那粉頭道：「這起課的向來可准？」粉頭道：「這是吳鐵口，百斷百靈的！」口裡說

著，如飛拿到老鴛房中去了。此時石氏一心一念望著素臣，夜裡風吹草動都疑心是吳江人。到次日，整整的盼了一日，焦悶異常，到得一更以後，合家俱睡，石氏在床，兀是側耳靜聽，忽聞剝啄之聲，心裡一驚，聽著龜子接應，起去開水牆門，便悄悄坐將起來。同睡的一個粉頭失驚條怪的直豎起道：「姐姐又怎麼哩？」石氏道：「我不怎麼，外面有人叩門，怕是吳江人哩。」那粉頭方始放心，扯著石氏一雙臂膊，也坐起諦聽。只聽見龜子進來回頭道：「忒也刁難人，那文相公說臉上不好看，不肯上來，要你同劉姐兒到船上去照一照面，問明白了話，明日就兌銀子，也是夜裡下船。你說叫人不要生氣，許多王孫公子成日住在我家，希罕你什麼文相公武相公？」那虔婆道：「休得胡說，他與劉姐兒是親戚，只認他已經接客，不好明到我家，怎把嫖客來比並他？」石氏聽到那裡，淚如泉湧，暗忖：文相公怎也信我不過？又想到：「這是啥仔所在，卻也怪他不得。他是明理之人，我去哭訴，他自能相諒。」一面穿著衣裙，那老鴛已來敲門，隔壁又述了一遍，石氏接應著，連忙開門出來。龜子提燈籠，老鴛攙扶著，從水牆門馬頭走上船來。船中燈燭輝煌，船頭上家人連聲請石氏進艙。老鴛打個照會，把手一放，跨下船去，船家在頂篷上把篙子撐開，用得力猛，船勢一側，恰遇上流一隻大船直截過來，攔腰一撞，這船便直掀過來。石氏正待進艙，立腳不住，一交跌倒，倒撞入河去了。正是：

亡羊自向屠門入，脫兔翻從虎口生。

總評：

單謀數語，俊爽可喜，其計亦直捷省便，不負其名。靳仁撫掌稱善，儼若行軍者然。且與魏道變色而言，更居然以草竊自處矣。淺率矜躁於此，可決其敗。況璇姑以責攝之不至，而其妻乃不攝自至乎？《左傳》紀事每於閒處，冷著一筆，即為終身著蔡。書中屢用其意，於此聊以指之。

攝召如驗即攝之不至，亦應見有攝之者，於此回特下心安穩，連惡夢也不曾做一個，其破之者至矣，又何疑「青幡」、「皂幡」，「香風」、「樂音」之有聲有色乎？

柴房之火，明修棧道也；錢塘之差，暗度陳倉也。手颺之票，所由一張紙也，單謀真屬可兒！璇姑雖屬靈巧，何能勘破機關、不落圈套乎？然事變無常，吾心有主，惟有一死而已，雖百單謀其奈璇姑何？

或問石氏非本傳吃緊人，何必特費筆墨、不惜觀見縷，儼為立傳者然。余曰：此亦畫家襯托之法耳。如神手畫上帝，近侍者必有天尊，隨從者必有真君真人，護衛者必有天神天將，踏白者必有風伯雨師，朝拱者必有神龍水族。其畫真君真人也，已如名手所畫之天尊；則其畫天尊也，必如名手畫之上帝；然後其畫上帝也，乃迴非名手之所幾及。若畫真君等不佳，又安望天尊之佳？畫天尊不佳，又安望上帝之不可幾及乎？璇姑，天尊類也；石氏，真君類也。寫石氏至此，是以寫天尊者，畫真君真人也。不然何以為天下第一奇書也。

或曰：素臣之眷屬如石氏者多矣，安得人人而傳之。余曰：素臣子二十四人，而特傳止六人；孫百數十人，而特傳止二人。舉一人以側即餘者皆可知，寧必每人而傳之哉。

非水手啾眼數語，則石氏不知有出銀救之之人。惟知有出銀之人而後得聞匡生之名，迨匡生尋來，盤駁確實顧人相送，此時石氏只盼吳江。深感水手一言得離險地而就康莊矣，孰知其事之大謬不然乎。文之奇變真令人捉搦不住。

石氏欲投河即投河，欲投江即投江，卻更有欲投而不得投之時，不欲投而撞落之時，可謂窮極其變。

讀老鴛哀告石氏一段，方知衍衙中支撐之難，作者心孔七穿八漏，方是真能格物致知之人。